彼得·希瑟是当代世界级的罗马史权威，本书既是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的两百多项研究的较新成员，也是作者的代表著作，比较集中的展示了作者的史学功底、写作风格与个人见解。

作者为本书划分了三个部分，分别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危机”和“帝国的陨落”。抛开作者为本书设计的写作结构，其实我们可以提炼出四个相互交织的主题，根据它们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本书的要旨。

第一个主题是罗马帝国的建立与发展，涵盖了从凯撒到三世纪危机之前的罗马历史。首先是帝国发生的变化，在作者看来，帝国最根本的变化是罗马理念以及相应权利（公民权）在罗马世界的传播，并最终得到所有罗马治下的人民的接受。这一变化激发了一系列的演变，包括各地区自发的罗马化过程（建筑、文化、制度、价值观上）；曾经的帝国只需要照顾核心地区，也就是意大利半岛乃至仅仅是罗马城公民的利益，但现在罗马身份成了与帝国疆界相同步的文化身份，罗马人要求分享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两位皇帝代替了一位罗马皇帝，因为他无法独自照顾如此庞大地区的所有利益诉求。

在第一部分（与第一个主题相重合）中，作者分析了帝国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原始、限制极大的通信手段与有限的数据处理能力下的低运作效率；特权阶级，主要是地主，牵制了国家的政策；行政和政治上的原因迫使中后期帝国采取分权而治的形式，这使得政府的高层只能处于不稳定的平衡或混乱中（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为何古代帝国中，似乎只有罗马有共治皇帝的概念？而不见于中国或阿拉伯帝国中）。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作者总结道，虽然帝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的来说运行地还算良好，直到一系列外部的变革。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即帝国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帝国的陨落历程，涵盖了本书的第二部分的全部和第三部分一部分。作者于此处花费了最多的笔触，来进行详尽的历史书写，也正是通过这一步骤，作者构建了其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蛮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和匈人。但我们先暂时不提作者的结论，而是谈谈在这一主题下，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历史的细节。作者对于匈人之所以能在战场上制服其他游牧民族的观点可能有些争议，他认为答案的关键在于匈人的复合弓很适合在马上使用，赋予了骑射兵以独特的优势。在几次帝国对抗蛮族的战役中，出现了底层民众帮助蛮族入侵者的事例，这可能部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分散在书中的不同部分，是作者对已有的关于罗马衰落观点的反对意见。作者主要对三个曾流行的看法做了驳斥。一是认为3世纪中叶以后帝国军队由于招募了越来越多的蛮族人，从而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但作者分析后认为，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军队的重组在军事领域带来了什么连锁反应。第二个被反对的观点则更为著名，源自于爱德华·吉本的判断，即认为基督教是罗马灭亡的罪魁祸首。但在作者看来，基督教对帝国的影响，以及政策的调整有限，并未严重影响帝国的正常运转，反而帝国对基督教的政策能够得到广泛推行恰恰表征了中央仍能获得个各行省的支持。最后一个作者强力反对的观点也曾为吉本所支持——罗马的内部结构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包括个人的美德不再，邪恶因素的累计——作者为此提出的最强有力的反证是东罗马在西罗马灭亡后的延续，前者的内部缺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证据也同样可以用来驳斥基督教的影响，东罗马帝国显然更笃信基督教。

所以，在提出了反对意见，并陈述了自己的证据以后，作者所要做的最后一步，便是像侦探那样揭示最后的谜底。但历史毕竟不是真正的探案，往往有诸多的因素而非单一原因促使了大事件的发生，作者认为其在本书中所作的努力无非是在其他人强调内部原因的时候，提出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但并不是认为这就是唯一重要的因素。首先作者将罗马的灭亡定义为中央罗马性的毁灭，地方的罗马性——包括行政机构、文化、建筑、语言等——则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不过也在时间的流逝下于中世纪最后消亡。西罗马的解体过程具有前后一致性，并由三种观点共同作用：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两次蛮族入侵；领土不断沦丧造成中央政权税收的大量损失；匈人自相矛盾的角色，前期推动日耳曼蛮族向帝国边界移民，通过战争造成损失，后期阿提拉帝国的突然崩溃使得帝国失去了匈人的军事援助，反而陷入了更多零碎的战争，于是整个过程中的主角都是境外的武装力量。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境外入侵者造成的离心作用，远远超过了帝国政治、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上限，使得在公元5世纪晚期西罗马帝国最终分割成新的王国。于是内在的局限性固然重要，但没有蛮族的冲击，帝国体系的崩塌是不太可能的。作者关于帝国与蛮族的分析在《帝国与蛮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总的来说，作者将西罗马的毁灭部分地归咎于自作自受，正是日耳曼近邻在帝国地侵略、压迫下，产生了同样力量的反作用。